



金银磅的月光与小提琴

□黄淳

我拉过小提琴，在静谧的月光下拉过小提琴。在月光下奏响琴弦，虽不及彩灯闪烁的舞台上那般引人注目、值得炫耀，却有着别样的韵味与意义。

在令人难忘的岁月里，在一个名叫金银磅的寂静乡村拉小提琴，听众是夜幕中的翠竹，是稻田边那株孤独香樟树，还有几位农家兄弟与他们的孩子们。20世纪70年代初，我作为知青插队来到了梁家坝。初到那天，从江津乘船到龙门滩，下船后背着铺盖卷，带着心爱的小提琴，顶着七月骄阳，沿着明清古道步行八里，来到了这个不通公路、不通电灯、不通电话、不通自来水的偏远乡村。

彼时，农村不仅缺粮缺钱，更缺乏文化生活。没有电视，更无音乐，最“文化”的活动，便是公社土坝子偶尔放映一次露天电影。一年到头，这样的机会也屈指可数。

金银磅只是一个美好的名字，那年月，遇到好年景，金银磅农民辛劳一年，每人能分到两三百斤稻谷和三四百斤红薯。干完农活，劳累了一天的农民们没有其他娱乐方式，只能早早入睡。我带着一把小提琴，它曾陪伴我练习过德国小提琴家霍曼编撰的小提琴基础教程，也学练过《新春乐》《新疆之春》《梁祝》等中国名曲，更多的时候，是拉电影插曲、现代京剧与流行歌曲。

金银磅土墙茅屋外，一湾稻田环绕着一片青青草坪。夜幕降临，弯月从对面山头缓缓升起，淡淡的月光洒满稻田，田水在禾苗间闪烁，映衬着浓密的禾叶，泛起一片朦胧的灰绿色。

晚饭过后，我坐在屋前草坪的小木凳上，面对如洗的月光和稻田，奏响了小提琴。琴声吸引了几位邻居，他们端着小板凳前来，一边闲聊一边聆听我的演奏。

面对这些农家邻居，我深知不能拉霍曼的洋曲子，只要他们来，我就拉他们熟悉的电影插曲、现代京剧与流行歌曲。他们最喜欢听《地道战》里的《太阳出来照四方》、《闪闪的红星》里的《小小竹排江中游》、《红日》里的《谁不说咱家乡好》、《铁道游击队》里的《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》，以及《红珊瑚》里的《珊瑚颂》等电影插曲。这些电影，他们看过许多次，插曲也早已铭记于心，琴声一起，他们都能随口

哼唱，有的年轻人甚至能从头唱到尾。

当演奏起现代京剧《沙家浜》《红灯记》《智取威虎山》的一些曲段时，几乎人人都会哼唱，都在跟腔。这些曲段，公社广播站的高音喇叭早晚都要播放。时间长了，谁都会哼几句，偶尔还会随着喇叭声高歌一曲。

用小提琴拉京剧乐曲，不够京剧味，跟着琴声唱也难入京剧腔。但乡亲们并不计较这些。对他们而言，听乐曲、唱京剧、唱歌曲，只是一种消遣方式，一种打发时光、愉悦精神的途径。了解了他们的心态后，我也顺应他们，尽量满足他们的需求，演奏他们想听的乐曲。

夏天过后是秋天，只要天不下雨，在金银磅草坪上，我为

邻居们演奏“月光小提琴”成了我的必修课，邻居们随着琴声来几曲也成了“稻田乐坛”的固定节目。

这种田园牧歌式的晚间娱乐生活逐渐成为习惯，也渐渐传开，来的人也越来越多，不仅有本队其他院落的年轻人，还有附近生产队爱好音乐的少男少女。

一天上午，生产队长老刁郑重其事地告诉我，明天上午大队团支书小刘要找我谈话。我马上有一种预感，“月光小提琴”晚会可能要遇到麻烦了。果然，小刘支书谈话的内容是传达大队党支部的决定，成立大队团支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，他担任队长，我担任编导，队员由他负责从各生产队招募。

不到一周，就招募了大约两个“班”十余人。有拉二胡的，有吹笛子的，刘队拉板胡，我拉小提琴，加上小鼓、木鱼、碰铃、锣镲等临时编排，组成了一个乐队。

受邀的队员都是本大队的人，有下乡知青，也有初中、高中毕业返乡知青，其中几个在学校就是文娱拔尖人才，受过训练，上过台，当过演员。我不得不佩服刘队知情知人有手段，在如此短时间内就把

他们说服并聚集起来。

刘队，也是返乡知青，有文艺细胞，会拉板胡。

金银磅的“月光小提琴”晚会停摆了，梁家大队的宣传队却逐渐活跃起来。

经过短时间的编排与磨合，我们准备了一台短小精悍的节目，有歌舞、戏剧、曲艺、独唱合唱、器乐演奏等。走到田间地头，来到农家院坝，天作幕地为台，随时都可以演出。如是夜间，没电灯，只需在台前挂两盏煤气油灯，点亮了就可以演出。

金银磅“月光小提琴”晚会给了我启发，编排社员们喜欢看的节目，选择他们喜欢听的乐曲。刘队也赞同，在农村大舞台演出，农民喜闻乐见就是最好

结果、最大收获。流行歌曲、现代京剧是主打节目，编排快板、金钱板、四川清音说唱身边人身边的事等节目也在榜单。

宣传队带着这台节目，走遍了大队所有生产队，为全大队农民兄弟姐妹、老少爷们送去了文化盛宴，也助推了全大队的精神文明建设。

当时，全公社只有我们大队有宣传队，有了一些名气，不少地方请我们去演出。

听说，公社书记在一次“三干”会上表扬了我们宣传队：“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，农村文化阵地，我们不去占领，不主动作为，难道要让给那些搞歪门邪道、搞封建迷信的人吗？”

生产队长老刁回来传达“三干”会精神时，也着实夸了我一番，说我为生产队争了光、长了脸，还提议把我的工分从9分涨到了9分半，接近了全劳力的报酬。我很感动。

我的“月光小提琴”离开了金银磅草坪，优美的琴声传到了更宽广的地方，传



到了更多人需要它的地方。这对我来说更有意义，只是与金银磅邻居们相聚的时间更少了，我感到很愧疚。

后来，我回城了，不再拉小提琴了，与专事音乐活动失去了缘分，至今深感遗憾。

前不久，我回了一趟梁家坝，这里的变化太大了。距老乡场不远，有合璧津高速公路连通，金银磅也有了一条小公路与之相连，没有了当年我居住过的那种土墙草屋，农家小院里都是砖混结构的小楼房。附近的燕坝村，还建起了整齐、成片的农民新村。

看到山乡巨变，我在想，我的金银磅老乡们以及他们的后代们，在未来新时代，只要同心同德同努力，日子一定会越过越舒坦，收听音乐一定会越来越方便。

月光、小提琴，还有喜欢音乐的老乡们，我会永远记住那段时光，记住你们，也会永远记住金银磅。

(作者系江津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)

穿越老挝

□朱一平

清晨，登上西双版纳开往边境的高铁，一个多小时就到了磨憨。磨憨高铁站，深红镶白边的宽大屋顶，宽阔的青石广场，直立的绿色棕榈树，行走之上，神清气爽。等了一会儿，一辆巴士接我们前行，来到磨憨口岸，眼前明晃晃的，前面一座耸立着高高尖塔的门楼金光闪闪！是老挝的磨丁口岸。

步行走过金色门楼，进入老挝。导游指着一排简易板搭成的商铺说，去那里买流量卡换老挝币。七拱八翘的水泥地面上，小商铺挤杂密集，门楣上红底黄字写着：电话卡流量卡换钱币等等，店主操着生硬的普通话交易着。如果不是导游指点我们来这里，谁敢想象500元人民币换了一百多万老挝币，有暴富的虚假感觉。

在这里吃了中饭，利用等中巴的空隙，乱逛。这里有纵横交错的宽大街道，高大漂亮的楼房，还有不少在建的高楼大厦，样式新颖。老挝发展不错哟！导游说，这是老挝的经济文化特区。

终于坐上去琅勃拉邦的高铁了，窗外掠过绿色的田野和起伏的山峦，火车鸣叫着穿过一个个隧道，直奔老挝三大城市之一：琅

勃拉邦。广播里先响起老挝语，而后是汉语，说的是：从磨丁到琅勃拉邦到万象到万象三大城市的铁路及奔驰其上的列车，都是中国援建的，铁路全长1035公里，是“一带一路”的标志性工程，简称“中老铁路”。是的，这条铁路成为连接中国与东南亚的重要枢纽。老挝人民非常感激！

在此后的行程中，只要有讲解员，不管解说内容是什么，都会插几句感谢中国的话语。

琅勃拉邦的凌晨布施，说是已有上千年传统，如今旅行社列为一个项目，自愿原则。起点是20人民币，上不封顶，获得一个街边座位。5点起床，摸黑来到街上，已有好多人坐在街边，主持人发了一小罐糯米饭和一小包饼干给我们。老挝规定，每个男性在8至20岁之间，必须到庙里剃度，至少当3个月的小沙弥，学习文化和为人处世的道理。托钵化缘便是其中一项。老挝的寺庙不准生火，故没有厨房，僧侣们完全靠信众的布施为生。所以，每天清晨，僧人们都会赤足走上街头化缘。主要布施者应该是当地的善男信女，不然光靠游人的布施不能果腹。我们这个团就只有几个人参与。我们的东西分送完了，起身四顾，晨

光未白，街灯如萤火，其他几条街边还有不少人在布施，橙色纵队庄重行走……神秘感仪式感满满。夜色慢慢褪去，天空次第泛白，天光普照。布施如一场梦，消散得一干二净。

琅勃拉邦的市中心没有高楼大厦，年代感很强的两层楼房沿街而立。第二大城市万象也同此。只有老挝首都万象好一点，大街上偶见有五层楼房，有比较宽的柏油路，湄公河旁有高档酒店。

老挝的城市建筑，肉眼可见的陈旧低矮。但他们的寺庙却金碧辉煌、五彩斑斓，且近在烟火处。赶个蔬菜早市，不经意间就瞥见描金画红的庙堂，近在咫尺，抬腿穿过一个门洞就到了。下午走街串巷，也能遇见精妙绝伦的世界文化遗产香通寺。这个近500年历史的庙宇，先是以高贵的赭红色攫取目光，然后是色泽斑斓熠熠生辉的图案闪亮双眼，这些由彩色玻璃、宝石、琉璃镶嵌的图案，一幅幅描绘的是老挝过往的历史、神话传说、民间生活生产场景……与老挝特有的垂地斜顶三重屋檐呼应，刚柔相济，独特、经典。

寺庙的风格色泽，应该是人心所向的期许，老挝人心中有佛，有光亮有色彩。

老挝的山峦青翠，河流清澈、湖泊辽阔，天然无污染，令人惊叹。

(作者系资深媒体人)

